

來新夏 韋力 李國慶 匯補

書目答問匯補

下冊



中華書局

來新夏 韋力 李國慶 匯補

書目答問匯補

下
冊

中華書局

本書爲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書目答問匯補編纂說明

一、編纂宗旨：進一步增訂書目答問，使之更趨完備，以達傳本揚學之目的。遴選傳世校本，匯錄諸家校語；增補書目，臚列版本，訂正訛誤，利於學人；弘揚傳統文化，促進國學發展。

一、題名釋意：匯集諸家校本（含校刻本、批校本及校語），增補清張之洞書目答問。

一、選用底本：選用清光緒五年貴陽校刻本（王秉恩校、陳文珊刻）作為底本。簡稱『底本』。又因貴陽一名貴筑，故稱貴陽本為『筑本』。

一、匯補方法：一般以每一種書作為一個條目，先錄貴陽本正文，次列諸家校語。

一、使用校本：所采諸家校本，一律使用簡稱，以校者姓氏表示，為了醒目，用方框圍之；一個條目中，所錄諸家校語，大致按各家校刻時間先後為序，同時考慮其異同情況，凡校語內容基本相同或相近者，一般相接排列。本書採用校本（語）凡十七家，首為江人度校刊本，殿以匯補者『按』。列名如次：

【江】：江人度校刻本。江人度撰書目答問箋補四卷，清光緒三十年漢川江氏校刻本。簡稱『箋補本』。

【葉】：葉德輝校刻本。葉德輝撰書目答問斟補，民國八年刊行。簡稱『斟補本』。

【佚】：佚名批校本。用墨筆。校語因多與葉德輝校語相同，又與倫明過錄葉德輝校語相近，故本書將其置於葉後倫前，以便稽考。此本來氏收藏，疑為葉氏又一個批校本。

倫：倫明批校本。用朱筆。書中載有倫明題識，略云用朱筆批校，先過錄葉德輝校語，次加自己校語，最後造成混淆，不能分清二校。今匯補者以葉氏對補本為據，凡校語與葉氏同者，歸葉校，用括弧括之；凡校語與葉氏異者，歸倫校，徑書之。批校本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孫：孫人和批校本。用藍筆。與倫明共用上列同一校本。

某：無名氏批校本。用墨筆行書。因與倫明、孫人和共用上列同一校本，故置於倫、孫之後。

趙：趙祖銘（字式如，樂亭籍，民國時期人）撰書目答問校勘記，附載於清光緒中刻民國十二年匯印慎始基齋叢書本書目答問書後。今逐條錄出，分別置於本書相關條目下，以便參考。

范：范希曾補正本。民國二十年國學圖書館排印本，又有民國二十四年國學圖書館排印本。簡稱『范本』。

蒙：蒙文通按語。見載民國二十年國學圖書館排印本書目答問補正書中。以『蒙按』形式出現，旨在對范氏補正有關條目進行說明，僅見於經部。今逐條摘出，作為一家言，置於范後，以便參考。

邵：邵瑞彭批校本。稿本。來氏早年曾自書肆借錄一過，今將校文匯補於本書。原批校本今不知流落何所。

劉：劉明陽批校本。稿本。來氏早年曾自書肆借錄一過，今將校文匯補於本書。原批校本今不知流落何所。

李：李笠撰三訂國學用書提要。今摘錄有關內容，置於本書相關條目之下，當作相關條目釋文。

【高】：高熙曾批校本。稿本。來氏早年曾借錄一過，今將校文匯補於本書。稿本今不知流落何所。

【張】：張振珮校語。附載呂幼樵撰書目答問校補（二〇〇四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後，題『張振珮批校、張新民輯補書目答問斟記』，今逐條摘出，作為一家言，分別置於本書相關條目之下。文中『珮按』指張振珮校語，『今按』指振珮子新民校語。簡稱『珮按本』。珮按中所言筑本即指貴陽本。

【呂】：呂思勉撰經子解題。擇其精要之語，對本書有關條目予以點評。

【韋】：韋力批校本。稿本，今藏韋氏芷蘭齋。韋補諸書版本，以得書先後為次。今仍其舊。

【按】：匯補者按語。對各家校語及貴陽底本略作說明。同時兼采其他學人研究成果，以斷是非。為省篇幅，暫略出處。正文中為來新夏所加，附錄中則為李國慶所加。

一、本書作者張之洞乃清朝人，故書中提到清代時稱為『國朝』，今一仍其舊，不予更改。

一、貴陽本、范氏補正本及匯錄各家之校語，其年號、年代、干支，以及地名、人名、刊者名等偶有不同，見仁見智，今一般不作辨析，以存舊觀。

一、凡貴陽本書名另起行低一格者，今悉遵之；凡舊有清代的尊稱抬格者，今均改不抬。凡書名連署者，今依匯補者多寡酌定：匯補者多，則另起行低一格分署，反之仍其舊，諸書名連署。

一、書中在某個書名之後偶爾出現的『乙』符號，名曰『鈎乙』，起分類作用，表示在此符號之前所列諸書同屬一類之意。『鈎乙』符號在書目答問初刻本中首次使用，後出各本，多因襲之。初刻本，又稱『分書本』，因封面書簽用八分書題寫『書目答問附國朝著述姓名略光緒二年寫定本』，故名。在後出版本中，有時因不明初刻本與分書本關係，或不知道分書本是何意，在表述時往往出現錯誤，如『某某本應有鈎乙分，書本無』，即屬此

例。正確表述應是『某某本應有鈎乙，分書本無』。

一、由於書目答問和所匯補的內容主要是書名、著者和版本，而且行文仿古籍舊式——繁體豎排，所以爲了清晰起見和節省篇幅，本書一律不用書名號。

一、在一個條目中，著錄多部書時，爲了便於對各書分別進行標註，書名後加『』，表示此條尚未結束之意。

一、書後附錄四種：

附錄一、書目答問版本圖釋。對編者經眼的四十九種書目答問版本情況，逐一進行簡要介紹。同時遴選其中有代表性的、比較重要的版本，配以圖版，凡五十三幅，以達版本比勘之功效。每個版本，標明藏家，以便檢閱；

附錄二、書目答問刊印序跋。此書問世後，好事者或翻刻重印，或箋釋補正。今擇其要者凡八家，錄其所撰十一種序跋資料，以觀是書內容之異同。文後標明出處，以便查核；

附錄三、書目答問題識。是書在流布過程中，學人藏家往往將自己對此書之認識和心得，信手書于卷首或卷尾。雖多短札片語，但確有畫龍點睛之作用。今錄其要者，凡十四家三十餘則題識，以曉仁者之見，智者之評；

附錄四、書目答問通檢表三種。此是來新夏先生于半個世紀前之舊作，從不同角度編製索引。既便利利用，又存文獻。

一、編制綜合索引。爲便讀者查檢，我們特編制綜合索引。對書目答問匯補正文及附錄中之書名、作者進行檢索。

書目答問匯補敘

來新夏

一、我與書目答問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我考入北平輔仁大學歷史學系。那時，允許跨系選課，所以我除選歷史系課程外，還選讀了中文系的『目錄學』。我之所以選『目錄學』，一則初入大學殿堂，感到這是一門既生疏而又新鮮的課程，是前所未聞的學問，一定有許多值得探尋的知識奧妙；再則，住入宿舍後，有幾位中文系高年級的同舍生告訴我，這門課的主講者余嘉錫（季豫）先生的目錄學造詣極深，足稱近代目錄學大師，使我為這種盛名所震。我又從同舍生借給我讀的余師所撰目錄學發微一書中讀到如下一段話：『目錄之學，為讀書引導之資。凡承學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籬。』我既想走學術之路，無疑應涉目錄學的藩籬。於是選修了『目錄學』。從此，古典目錄學便成為我學術歷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並與我同時專攻的歷史學、文獻學和方志學等其他學術領域起着相輔相成的作用。

我第一次在課堂上瞻仰到季豫師的風采時，他雖已年逾花甲，但仍然精神矍鑠，了無老態。他講課操湖南鄉音，手不持片紙，侃侃而談，如數家珍，使人若飲醇醪，陶醉於這形似枯燥而內涵豐富的學術領域之中。這門課規定以書目答問為基本教材，季豫師要求我們準備書目答問補正作讀物，分兩年按四部次序講授。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書目答問補正這個書名。當時，我幼稚地以為由此就可以進窺古典目錄學的堂奧。孰知展卷一讀，

只是一連串鱗次櫛比的書名，彼此毫無關聯，讀之又枯燥乏味，昏昏欲睡，但還是硬着頭皮通讀一遍。一九四三年三月間的一個風沙天，我到柴德賡先生家去請益，談到讀書目答問的困難時，柴先生把所藏貴陽本書目答問借我，並告我比讀二書當能得益。回舍後，我先校讀著述姓名略，糾謬補正，果有所得，興奮之餘，即於我那套書目答問補正書後寫一小跋云：

癸未三月二十七日，京師尚有風沙，走訪柴青峰先生寓，借其貴陽雕版之書目答問，返舍手校著述姓名略，正其紕繆，補其不足。校竣，識於後。

這是我第一次比勘異同的校勘實習。隔了一段時間，全書比讀完畢，自以為略有心得，想進一步深求，便冒昧地登季豫師之門問業。季豫師聽了我的讀書情況後，很嚴肅地指導我做三件事：

一是講了三國時董遇『書讀百遍，其義自見』的故事，要我繼續讀書目答問補正，並特別注意字裡行間。

二是要我再讀一些與書目答問有關的著作。

三是要我利用假期為書目答問編三套索引，即人名索引、書名索引和姓名略人物著作索引。

季豫師還說，這三點做到，書目答問就算初步讀懂了。這一點一撥，似已為我祛除迷霧而看到了入門之階。我也是逐項按着老師指點去做的。

首先，我曾反復讀書目答問補正，注意字裡行間的只言片語，果有所得。如在史部正史類注補表譜考證之屬後就讀到小字附注說：『此類各書為讀正史之資糧。』這不僅了解了這類書的性質，也掌握了讀正史時主要參考書的書單。從而領會了目錄學對治學的作用。

其次，我借到了書目答問的第一個箋補本，即江人度的書目答問箋補（光緒三十年江氏刻本）來讀。箋補在各書下有箋，各類後有補。所箋涉及版本、分類、辨證、計數及評論諸方面；補則增補所不足之書目。此書有

益於開啓思路，拓展眼界，但書很難得，遂錄其箋補部分，裝訂一冊，可惜在『文革』初起時，這本小冊子就被我曾經教過並知道『目錄學』一詞的勇士們非常瀟灑地扔進了家門前正在熊熊燃燒的那堆『封資修』的『黑貨』中，我只有目送片片紙灰隨風飄去。所幸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又重得一複印本小冊子，差堪自慰。此外，我還讀了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和標注、讀書敏求記和鄭堂讀書記等目錄學名著，依稀地窺知治學的門徑。

第三，我利用一九四三年入大學後的第一個暑假爲書目答問編了三套索引，並用墨筆寫成一冊。一本書經過三次反復編排搜檢，兩千多部書名和撰者都能基本記住，輪存到我的大腦資訊庫中。我想對任何一部書或任何一種學問，如果都能做一次反三複四的工作，都會收到應有的效果。只是這種方法太笨，肯做的人不多而已。我掌握了這套基本書目後，明顯地感到對於讀書治學、開闢領域、轉換方向都頗有左右逢源的美感。並且由於有了基本書目，便能很快地擴大書目儲存量，而書目恰恰又是研究學問的起跑線。這正是我後來能多涉及幾個學術領域的原因之一。這本索引在十年浩劫中也與其他一些書籍衣物一起被席捲而去，可能因爲這是我親筆墨寫的『秘本』，也許能從中搜尋點我見不得人的『罪行』證據，最後大概無所收穫而頗感失望，便隨手扔到無人收拾的廢紙堆中，幸而我的一位老學生孫香蘭在被派清查抄物資時，從廢紙堆中看到此索引而善加檢存，直到七十年代後期落實政策後即送還給我。我很感謝這位有心人。爲了紀念這一難得的離合，我把這三種索引表，又經訂正，收入匯補的附錄中，作爲第七種附錄。

經過上述三方面的努力，我似乎感到已奠定了古典目錄學入門基礎，再讀其他目錄書也不感到十分枯燥而能從中捕捉到自己需要的資訊，鑽研學術也沒有無所措手足的苦惱，自信能在學術迷宮中得到曲徑通幽的樂趣。可是從五十年代以來，一方面我工作繁忙，要從事新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另一方面，『目錄學』這類課程很難排入課表而漸漸被人遺忘。我對目錄學雖然舊情難忘，也只能原地踏步而無所進展。

二、我為書目答問作匯補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處在一種無事可做的閒散境地，長日無聊，難以排遣。我沒有什麼愛好，只能寄情於讀書。於是，重理舊業，又對目錄學溫故而知新。一九六三年春，我偶然想到，何不仿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之例，搜求各家批註，為書目答問做匯補工作，於是先後在我那部書目答問補正上過錄有關資料，如將葉德輝、邵瑞彭、劉明陽、高熙曾諸家所標注內容一字不遺地過錄於我那部書的天頭地腳和行間，甚至夾紙黏條。每畢一家，都在抑鬱的心頭綻開一絲歡樂。乃振筆疾書，題跋於書尾，錄之以見『學海無涯樂作舟』之『樂』。我曾寫過如下工作記錄：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至九日，溫度在三十度以上。自晨至夜，過錄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館刊（一九三二年四月）第三期所載葉德輝著書目答問輯補全文。雖肘黏背濕而頗有所得，亦云快哉！過錄既竣，心胸為之豁然者久之。翌日即歸還該刊于藏者北京圖書館。俟暇當再過錄邵次公及劉明陽諸氏校本。

一九六二年八月中旬錄邵次公批語。

九月上旬補呂思勉經子解題。

九月下旬過錄劉明陽批語。

一九七八年元旦又假得高熙曾補正本，除邵、劉已有補，又錄高氏及李笠批語，歷時二日。

我所過錄的各家標注以版本居多。葉德輝為版本名家，所補以版本、刊行年代為主。劉明陽為天津名藏書家，經眼甚富，所見明版尤多。他所注版本頗精當，如在冊府元龜條注稱：

余藏有明嘉靖時人白紙藍格精抄本，原書為宋監本，如以校刻本，當有許多勝處。

劉明陽對有些書還有所補入，如張澍撰諸葛忠武侯故事條即補稱：

明萬曆楊士偉諸葛忠武書、清張鵬翮忠武志均佳作也。一則萬曆刻，一則康熙刻。

劉氏所藏明本書極為可貴。可惜人亡書佚，徒留雪泥鴻爪於所批書目答問補正，後來此批註本又不知流落何方，幸我早自書肆借來過錄。邵、高二氏均為學者，各有所知所見，而高則尚間有考證。

經過這一段過錄工作，不僅進一步熟悉書目答問，而且也比較牢固地掌握了版本學方面的知識和著錄版本的方法。但是，對書目答問所收書的評說尚少涉及，對書目答問以外的目錄學著作還研究不夠。於是，我又重新精讀若干種目錄學名著，如史志目錄中的漢、隋二志序，私家目錄中的郡齋讀書志和直齋書錄解題，專著中姚振宗的快閣師石山房叢書以及汪辟疆的目錄學研究和季豫師的目錄學發微等書，並檢讀這些著作所連及的一些著述。經過這階段的研讀，加深了我對目錄學的認識和擴大了我進一步研究這門學問的基礎。

與此同時，我正在讀清代的各種雜書，時見有評論典籍的條目，其中也有評騭書目答問所收各書的。每有所遇，輒錄入我的書目答問補正中，如讀清人韓泰華的無事為福齋隨筆卷上云：

金石錄明以來多傳鈔，唯雅雨堂刻之，阮文達有宋槧十卷。

此即可入書目答問卷二金石錄條。又如讀清吳騫桃溪客語卷三記南唐書撰述緣起及流傳情況云：

宋馬令輯南唐書三十卷，其祖元康，世居金陵，多習南唐舊事，未及撰次而卒，令纂承之，實崇甯時也。書中多言徐鉉、湯悅被詔作江南錄之疏略。元戚光撰金陵志，求得其書，並為之音釋，書始顯於世。令，陽羨人，志乘多闕載。

此又可補書目答問卷二馬令南唐書條。類此者所在多有。

做了這番功夫後，我的這部書目答問補正已是滿目瘡痍，天頭地腳，字裏行間，無不充盈墨筆小字，更有夾

紙黏條，幾難使外人卒讀，而我則視其為私藏中之瑰寶。我對藏書外借素不吝惜，唯此二冊絕不外借。我曾想集中一段時間，進行整理增補，成書目答問匯補一書以利己利人，並且不自量力地在撰者、補正者後面用毛筆添寫上『來新夏匯補』字樣，作為對自己的鞭策。不意在動亂年代，我的藏書不是籍沒歸公，便是在門前付之丙丁。我十分關心這兩冊書是否也未逃此厄運！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幾年後認領抄家物資時，可能這兩本塗寫得亂七八糟的破書未能引起好貨者的興趣，所以才能物歸故主。全書未太損壞，只是也用毛筆把那行『來新夏匯補』的字樣塗抹掉。看來這是一位有點知識的勇士所為，也許還是曾受業於我的人，否則哪能鑒定我不夠作匯補的資格而予以塗抹呢？此後我對這部書仍在不時添注。如果有人問我，你的藏書中，你最珍惜哪部書？我會毫不思索地回答說：我最珍惜的是那兩冊與我相伴半個世紀，並曾同遭劫難的書目答問匯補正。

三、書目答問匯補的成書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歷史進入一個新時代，政通人和，目錄學之類的『三基』學問，已經不再歸於禁區。寬鬆的社會氛圍不能不引發我要重整書目答問匯補的奢念，期望在有生之年完成二十多年前的宿願。可是我卻已步入人生的晚年——年逾花甲，身體精力已不如昔。甚至當年自己在書上批注的那些墨筆小字也因目力不逮而模糊看不清。因此，一方面珍藏我的批注本，不使再受損傷；另一方面隨時物色可信托的中年學者共同合作，編纂成書，貢獻社會，但一直沒有遇到這樣的人選。何時實現自己的願望？仍然在期待中。

隨着新世紀的到來，我已近八十高齡，雖然一切都尚在等待，但我一直充滿着必能成書的信念。德不孤，必有鄰。我終於在耄耋之年，幸運地獲得上天助我。二〇〇三年，我應天津圖書館歷史文獻部之邀，為該部研究生班學員講授『古籍整理』課程。該部主任李國慶君是多年的舊識，是一位好學勤奮、樂於助人、具有相當深厚

舊學根底的中年學者。著有明代刊工姓名索引和弢翁藏書年譜等專著。因為授課為一學期，往往在課後有些交談機會。一次我談及當年過錄書目答問各家批注之艱辛，引起李國慶君對我過錄本的興趣。當他看到我的過錄本，了解到我整理的困難，當即提出幫我整理補充。這是這次兼課得到的最大幸運！我當時極度興奮，喜得李國慶君之毅然承諾，不啻予我過錄本以生機。隨即商訂編纂體例，進入整理補訂工作。決定以我原有過錄本為底本的基礎上，更就所知，向有關藏者，廣予搜求。歷時四年，先後經眼書目答問不同刊印本達五十餘種（見匯補附錄一版刻紀略）。其間發覺原過錄本為國學圖書館印行之書目答問補正本，多有缺漏，於是改用光緒五年王秉恩貴陽校刻本為底本。經過搜求採錄，先後共得江人度、葉德輝、邵次公、劉明陽、倫明、孫人和、高熙曾等十數家（見匯補編纂說明及附錄二校補紀略）的箋補批注，由李國慶君將各家批注分條系入各書之下，並邀天津圖書館常虹女士在李國慶君指導下，以業餘時間，幾經寒暑，獨力承擔編排工作。數易其稿而常虹女士了無異言，匯補之成書，其功不可沒。

二〇〇五年，在初稿將成形之際，某夕，忽憶及忘年至好韋力君。早在二〇〇三年秋，我自某媒體記者處獲知京津有新起藏書家韋力，收藏宋元以來善本佳刻，頗具聲譽。我心存同好，遂多方探詢，終與韋力君以電話通聯，得知其皮藏甚富，心中艷羨而謀增益見聞，旋以事赴京，親至韋府，承示多種珍藏，廣我眼界。數年以來，時有交往，漸悉其方逾不惑而藏書之富已為當代新興藏書大家，且為人誠樸謙抑，雖家道殷實，而具儒生氣象，搶救古本舊籍不遺餘力，而潛心著述孜孜不輟，所著有魯迅古籍藏書漫談、古書收藏、批校本及書樓尋蹤等多種，皆蒙惠贈。讀其書益知其腹笥之厚，當代言古籍版本，韋力君當首屈一指。若能請韋力君審正並補其所經眼者，當為匯補增色。於是冒昧通話，望獲將助。不意於電話中我方婉轉陳言，而韋力君即表示以其所寫存私藏古籍著錄成稿，人我匯補。興奮之餘，不禁念及昔蕭梁時有阮孝緒者，一介寒士，憑諸家目錄纂成七錄，所歷艱

辛可知。時有劉杳者，生平入梁書·文學傳，當稱名人，撰有古今四部書目五卷，是一部傳鈔行世的稿本。當他獲知前輩阮孝緒在編撰七錄時，就毫不猶豫地將其所鈔集的資料草稿全部贈與孝緒，以助成七錄。孝緒非常感動，在七錄序中言其所感云：

通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說其事。杳有志積久，未獲操筆，聞余已先著鞭，欣然會意。凡所鈔集，盡以相與，廣其聞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之於傳釋，盡歸子慎之書也。

這段故事與韋力君出其積存『盡以相與』的情狀極其相似，所以我當即產生聯想。我孤陋寡學，匯補亦不過為爬梳鉤纂之學，固難與阮孝緒七錄比論。而察韋力君行事，不禁喟然而嘆曰：『韋力君，固今之劉杳也！』

二〇〇六年初春，書目答問之經史子集叢各部已基本完稿。其卷尾所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總目，雖個別印本有屏而不取者，但深究其義，此目恐非原撰者隨意之作，乃按清學門類分述學人，足可作清代學術脈絡之導引；但又嫌其附注過簡，不便讀者，乃由李國慶君親加整理，於三百餘名學人名下，增補其生平，並註明傳略之處，讀之可當清代學術小史。書目答問正文部分於此全部匯補完成。細加翻檢，念匯補既竣，而讀者了解書目答問尚缺參考資料，未免遺憾，於是再編附錄四種，前三種為版本圖釋、刊印序跋、手書題識，均出李國慶君之手。其第四種為書目答問索引表三種，系我從師余門之課業，曾蒙季豫師定為讀書目答問之一法，為『文革』後失而復得之一種，收之以念師恩，兼志劫難，或可備有志於目錄學者之參考。

匯補所輯各家為我等力所能得之資料。其未能見收者，尚所在多有，如有人相告，季豫師有批校本，王伯祥先生有批校本，但經向家屬探詢，均未獲結果。又如貴州呂幼樵先生所著書目答問校補已於二〇〇四年六月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問世，篇幅亦較大，難以收入。讀者可自求其書。匯補僅在張新民先生同意下，將其尊翁張振珮先生批校、張新民先生輯補之書目答問輯記（見呂著附錄）收入匯補，專列一家。又在圖書館雜誌二〇〇

四年第一期讀到劉采雋先生撰古籍目錄史上的豐碑一文中，言及其尊人劉德剛先生曾有書目答問訂補之手稿，憾未獲讀，亦以有五十萬字之巨不易融入匯補。其他散見各處之片言只語批注，力所不及，無法求全。祈讀者鑒諒！二〇〇八年十月獲見王伯祥先生書目答問補正（批注本）之影印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批注本以范補為底本，拾遺補缺，出之以眉批、校注、題記、跋語文字，利便學人。惜拙編已成校樣，而王補又內容豐富，篇帙較大，難以匯入，為此深感遺憾。

全書涉及書名、人名、版刻等較多，為讀者翻檢方便，由常虹女士於全書之末，編制一綜合索引，則按圖索驥，可坐收利便於几席之間。

匯補自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創意，六十年代着手，至本世紀初成書，時興時輟，先後歷六十餘年而成書，固我與韋力、李國慶二君契合合作之產物，而究其能順利成書者，端賴有關單位及各方友好之支持、關注與協助。我們應向這些對匯補給予幫助的單位與友好，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首先應該感謝的是中華書局的學者編輯崔文印先生，文印先生是富有文史學識根底的文獻學家，與我有近三十年的交往，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與我談及我的書目答問過錄本時，就鼓勵我一定要完成一部書目答問有關批校與資料的匯補本，堅定了我默默地進行這項工作的信心。文印先生不僅推薦和玉成匯補的出版而且成書後又以古稀之年承擔匯補的責編重任。由於文印先生重聽，因此有許多有關編務的斡旋周章，多承我的啟（功）門師弟柴劍虹先生自願代辦。我在此也表示我的謝意。

其次，我感謝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安平秋、楊忠和曹亦冰等領導和評審委員會的朋友們所給予的支持與資助，他們批准了我的項目申請。撥付一定的項目資助，解決了各處調查和借閱批注本的費用，為匯補的最後完成注入了活力。

再次，我應當感謝在匯補成書過程中曾經多次打擾過的有關圖書館。為了觀看書目答問的各種版本和搜集批注資料，我們走訪過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南開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等。同時也煩勞了各館的有關人士，如國家館的蘇品紅、董馥榮，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沈乃文和丁士良、吳曉雲，清華大學的劉薺，上海圖書館的王世偉和陳先行、郭立暄，復旦大學圖書館的吳格和楊光輝，天津圖書館的常虹和白莉蓉，天津師大圖書館的王建華及王和英，南京圖書館的徐憶農，南京大學圖書館的史梅和南開大學圖書館的江曉敏等諸位先生和女士，也在此統致謝意。

書目答問匯補這部近百萬字的書，雖然，我和韋力、李國慶二君都盡心竭力做好，以裨各方學人使用；但終以成書歷程斷續，篇幅較大，難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尤其是未能『竭澤而漁』，留下了一些遺憾。韋力與李國慶二君，正當盛年有為，為匯補貢獻了多年的精力，消耗了他們的可貴年華，而值得慶幸的是在成書全過程中，我們一直坦誠相見，和諧共處，成就了『正其誼不謀其利』的共識。至于書中的疏漏不當之處，當由承擔統稿責任的我負責，至祈各方學人有以教我，不勝忻悅之至。

二〇〇七年初夏寫於南開大學邃谷，時八十五歲生辰